

巨灾时代的 媒体操作

JUZAI SHIDAI
DE
MEITI CAOZUO

南方都市报汶川地震报道全纪录

南香红 / 著

南香红 / 著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巨灾时代 的媒体操作

南方都市报汶川地震报道全纪录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巨灾时代的媒体操作：南方都市报汶川地震报道全纪录 / 南香红著. —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9. 8

ISBN 978-7-80652-911-9

I. 巨… II. 南… III. ①新闻报道—作品集—中国—当代②地震灾害—概况—四川省—2008③抗震救灾—概况—中国—2008 IV. G219.27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4696 号

巨灾时代的媒体操作——南方都市报汶川地震报道全纪录

南香红 著

出版发行：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电 话：(020) 87373998-850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8.75 彩插：0.5

字 数：28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投稿热线：(020) 87373998-8503 读者热线：(020) 87373998-8502

网址：<http://www.nanfangdaily.com.cn/press> <http://www.southcn.com/ebook>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言

让“人”字隐约成型

钱 钢

在四川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我最急切的愿望是借媒体一角，说出32年前参加唐山抗震和后来长时间采访研究积累的可用心得。我首先选择了南方都市报和财经网、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地震发生半年后，南都又邀我到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并刊出演讲稿《汶川地震与地震预警初探》。

南都是这样的一个制高点：在激荡的社会转型岁月，在重大公共事件发生时，在公众的权利蒙受侵害、同胞的生命陷于险境的危机关口，它具有清醒的头脑和开阔的视野，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广泛的影响力。

一年前，南都用地震报道和评论证明了自己。一年后，他们用以证明自己的，是对灾难报道极其严肃甚或苛刻的“复盘”。阅读此书，让我想起担任军事记者时读过的战役史——那种鲜血换来的感悟。

本书字里行间，浸着深深爱意。南都尊重她的将士慷慨出征的每一段经历（有的甚至用小时和分钟计算），尊重他们的无畏、智慧、功绩，也尊重他们的困惑、失算、痛楚和无奈。正是依凭这些最为宝贵的亲历资料，本书对灾难报道理念和实战策略的梳理，有特殊的质地和分量。

阅读《巨灾时代的媒体操作——南方都市报汶川地震报道全纪录》，令我想起百年前《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的名言：“傲骨虚心真力量，热肠冷眼大慈悲”。南都史上，壮语傲骨历历在目。而在这本书里，我看到谦卑，看到以专业主义精神直面自身的力量。

中国媒体如何在这次经验中走向成熟？本书有此一问。请允我呼应南都的自我逼视，发表片段感言。

判断媒体优劣，首要的观察，是其对“人”的态度。巨灾中释放的人性关怀，实为传媒之魂。唐山地震的年代，被意识形态所驱使而目中无“人”的中

国传媒，充斥着为政治所用的假话和空言——那众口一词的恩情叩谢和主义颂扬。三十多年来，包括传媒人在内的亿万中国人，在坚硬的崖石上，千锤万凿，让巨大的“人”字隐约成型。这个过程远未完结。21世纪，我们仍然在为争取“说人话”而奋斗。竭力冲刺，其实只为抵达传媒的底线。

我们脚底的现实就是如此。荒诞岁月已经在我们身后，理想之境还在遥远的前方。传媒要努力成为的，是公众安全的瞭望哨、社会冲突的减压阀、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万千真相的锐利探针、海纳百川的意见平台。它监督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行使，自身亦时刻接受社会的严格监督。

我们选择了这条路，对它的崎岖坎坷就须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走向成熟的中国传媒，在今天特别需要压不垮击不倒的韧性。我们深知信息封锁如何遮蔽真相扼杀众议，我们还应看清，种种荒谬的规行矩步，对我们自己的心态会造成怎样的扭曲。对“南方”的朋友，我特别想说，重压带来的焦虑愤懑以至反弹，会把我们抛向边缘，剑走偏锋，动作变形。

例如对所谓“正面、负面”的观念。逼视黑暗的“冷眼”，护念苍生的“热肠”，原本浑然一体；对谬误的批评、对悬疑的探究、对丑类的鞭笞，和对正确的首肯、对美好的赞扬、对高尚的尊敬，岂可剥离？最好的报纸，最优秀的媒体，必有大慈悲心。生命至上，乃一切舆论监督（包括“调查报道”、“揭露性报道”、“反思性言论”）的出发点，也是救灾信息传递、媒体行动参与、激励士气的言论、自救互爱的生命故事等灾难报道的要素性构件不可或缺的根本原因。然而，“控负”的恶果是，一些朋友逆反地“厌正”——不仅厌恶“把坏事变好事”的“正”，也对读者公认的真、善、美意兴阑珊。不少朋友怀疑，在监督和批评不自由的状况之下，赞扬有什么价值？还有朋友对报道这次地震中的人性故事不以为然，说在震区有人“吓傻了”，有人被“感动傻了”。

这众醉我醒的意见，会不会成为另一种束缚？自由是目标，更是过程，撑开空间的博弈每天都在发生。在距理想甚远的现实下，有时某些正面报道也是冲破罗网的努力（例如对震区一些“不倒校舍”的报道——事实上这些报道也遭批评）。既然没有笔直的大道，为什么鄙夷曲折迂回？媒体领导者常说，为了生存，我们要注意正负均衡。而我认为，在本质上，这不只是生存策略。在这片人性和人道主义曾遭受严重摧残，公民组织、民间伦理、宗教自由都还有待发育的土地上，传媒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轻视“大爱”。

我愿对朋友们说出隐忧。请警觉我们与读者可能的疏离。一家大型媒体（而不是独个的思想者、写作者），戒峻奇陡峭，置身高寒。也请警觉我们和同行可能的疏离。今日中国传媒的理想主义者，奋战在不同的平台上，无分体制内外，无分旧媒新媒。四川地震后我观察了各种媒体的报道，看到那些距离控制中心更近的朋友，依然把握契机，做出一些令人击节的报道（例如中央电视台的系列特别节目《铭记》）。或许我们比垄断性媒体遭遇的困难更大，经受的磨难更多，可这绝不是傲视友邻的理由。我十分赞赏本书的态度，为了汲取灾难报道实战经验，编著者向不同媒体虚心求教。这样的南都，深藏着爆发力。

我还想说，请呵护我们的命运共同体，珍视我们的团队力量。我眼中的优秀媒体，如本书所示，应有高度的组织化水准，强大的合力。这在今日也并不容易。这是一个个人主义被正名的时代，追求自由的媒体，必尊重个体的自由。然而，自由人的聚合，先天脆弱。在艰难拓宽舆论空间的道路上，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传媒人如何与团队默契，如何体谅苦撑危局的领军者，这个难题，在日渐凸显。

如果表达个人的偏爱，我心目中成熟的大众媒体，当自然，平易，有常人之心，少虚骄之气；抱定“主义”，却永不轻视“问题”，不鄙视策略研究、技术提升和知识储备；她不唯权力和资本的马首是瞻，也不视自己的职业利益和荣耀高于一切。她是真正的社会公器，对公众负责任，对未来有承担。

本书让人看到一个坚实有力的南方都市报。经历了“08中国”包括四川地震在内的各种重大事件，是时候，沉淀我们的感受，调整我们的心境，鼓壮我们的士气，在已然开始的历史大转折中肩起更重使命——以你们的勇，你们的智，你们的仁。

（作者系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及记者，《唐山大地震》一书作者，曾任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现为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

寻找中国灾难报道中的媒体方位

今天是汶川地震周年纪念日。

一年前的今天，大地震撼，瞬间生死，阴阳两隔。地震改变了山川地理，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很多东西。它将如南方都市报这样的媒体、如我这样的许多记者扔进一场大事件中，让我们在冰与火、生与死、血与泪的反复锤打和拷问中完成报道、思索问题。我们这些和平年代的媒体，从来没经历过天灾大难的记者们交出了自己的作品，也交出了中国媒体面对大灾难的一张集体答卷。

我们带着疲惫从灾区出来，还带着心灵的震撼、伤痛、遗憾和迷惘。这虽然是一次巨大的自然灾害，它的影响却不仅仅局限在生存和物质层面，它所激起的巨大回响，将在我们未来的生活、心理，以及我们的社会发展中绵延不绝。汶川地震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灾难，它必将成为一个国家的所有民众的集体记忆，作为媒体，作为新闻人，面对如此重大的事件，我们交出的答卷是否及格？我们是否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我们是否经受住了考验？

作为一名记者，我有幸在第一时间到达灾区进行采访。我可以骄傲地说，作为一名职业记者，我到达了，我看到了，我记录了，我表达了。我想这里的“我”，是所有到达汶川地震现场的媒体同仁，当然还有在后方编辑部里度过一个又一个不眠夜的编辑们。但这仅仅是第一步。在灾难面前，媒体不仅是一个目击者、记录者，还是一个选择者、传递者、建言者、呼吁者、质疑者、监督者、守望者、鼓舞者。为了更多的人生活得更好，媒体应该在灾难之前就敏感地嗅到危险的来临，清醒地发现潜伏于我们生活中的灾难隐患，从而在众人皆睡时发出大声的呐喊，在灾难发生后，反思、检索过去，盯住、守望未来，致力于让悲剧不再发生。

而我们这些面对巨灾的媒体和记者，都太年轻，我们谁都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灾难，看到这么多的死亡和眼泪，看到生命的脆弱与无奈，也看到如此多

的让人悲愤不已的事，我们如何做，做得又如何？

说实在的，这是我在灾区采访报道期间，每天都要面对、都要思考的问题。中国媒体似乎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全方位地接触过灾难，尤其是如此大的灾难。巨灾对媒体和新闻人的考验是全方位的，在所有正常的秩序和我们赖以生存的条件被破坏后，记者不仅要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还要在第一时间传达现场，记者的生存、心理在接受着考验，同时如何专业地表达更是一个大问题。所有不在现场者都是通过媒体了解这场灾难的，媒体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决定着外部世界对这场灾难了解的广度和深度。受众了解到的灾难，实际上已经是被媒体“处理”、“过滤”过的灾难，在媒体的“取景框”中，灾难是适度的表达还是被放大了？是被真实地表达还是被遮蔽甚至歪曲了？灾民是得到媒体的帮助还是被媒体再次伤害，他们的悲伤、眼泪是否可以被媒体拿来反复展览、渲染？在巨灾面前，记者和媒体怎样做、做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尽到了一个媒体的责任，才算得上是专业的呢？

换句话说，媒体在灾难面前的位置应该在哪里，角色应该是怎样的？

中国是一个灾难频仍的国度，但过去的多数灾难中国媒体都不在现场。30多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几十万人失去生命，除了一则短短的消息之外，我们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10年以后，我们才从钱钢老师的《唐山大地震》中知道了当时的一些令人震惊的事实。中国媒体在灾难面前缺位的原因大多是这些灾难是不能报道的。

·对灾难的全方位报道，汶川地震似乎是第一次。所以，汶川地震不仅以其灾难的巨大写进历史，也将以其媒体第一次全方位的灾难报道载入史册。

但是汶川地震给中国媒体提出的问题也是全新的、全方位的。中国媒体中有应对灾难事件紧急预案的是非常少的。很多媒体在灾难发生时慌乱而无序，记者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就被赤手空拳地派到了前线；有的媒体拥有强大的人力、物力和垄断性的采访资源却反应判断迟缓，报道的有效信息少。而更多的媒体没有灾难报道的物质和心理准备，一台海事卫星绊倒多少“英雄好汉”，记者们徒步走进灾区，再走出来发稿，走路的时间是采访时间的十几倍，这样的事例在参与汶川地震报道的中国媒体中屡见不鲜。

当可以突破限制到达灾难现场的时候，媒体一下子面临的是力有不逮的尴尬。

我们看到我们在专业化上欠缺得很多很多。同时我们也看到，几十年积累

下来的对于灾难报道的思维定势还在，媒体在自觉不自觉地过滤着报道的内容，“灾害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色彩还很浓重，媒体们沿袭着“大灾出大典型大英雄”的报道模式，自我设置了报道禁区。灾区的真实状况得不到全面报道，说轻了是媒体的失职，说重了是对灾难的掩饰。深度的、监督性的、评论性的、引领性的稿件奇货可居。而大量的信息是重复的、同质的。公众最想知道的信息缺失而语焉不详，媒体的守望、监督之责履行得如何大可质疑。当然媒体的环境和外在压力不可不考虑，但是媒体自身也是需要自我的检索。

不仅中国媒体在灾难报道中缺乏经验，缺乏训练，缺乏足够的准备，缺乏充分的规划和良好的应急报道机制，中国媒体人的行为也大可检讨。有的媒体记者，鲁莽地除去刚刚从废墟下面抢救出来的生还者蒙在眼睛上的东西，在强光下进行电视采访；有的记者追问为什么没有首先去救自己的家人，是否为此感到愧疚，等等。这样不顾被采访者身体状况和心理感受的采访方式、提问方式并不是个别的，说明我们的媒体记者在职业角色和对被采访者的人文关怀方面，还没有足够的敏感，还没有建立起应有的职业尺度和规范。

所以媒体的强大，不是因为人数多；媒体的力量也不是因为级别高；媒体的伟大也不是因为发稿量大。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实际上是对有价值的信息的采集能力和立体呈现能力，是对受众关心的事情提出真问题并给出令人信服的深度分析和解答能力。而在巨大灾难面前，真正伟大的媒体，总是能够敏锐地捕捉住社会的情绪、民众的感受，并把它以画龙点睛的方式，恰当而适时地表达出来。

近30年，是中国媒体的一个快速成长期，中国媒体在与社会一同进步。甚至，一些优秀的媒体，在用自己媒体的公共性力量，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中国所有的进步，媒体都不是旁观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媒体的观察、发现、思考与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媒体无论是从社会的影响力，还是从专业的角度，都发生了质的飞跃。

但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我们看到许多参与地震报道的媒体都表现得很优异，而南方都市报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南方都市报的一员，我为这家媒体的激情和努力而感动，南都是一家正在成长的媒体，12年的历史中它也没有经历巨灾的经验，但它每一发现问题就立即做出调整，在行动中学习，在行动中总结经验。汶川地震一发生，它立即做出了准确的判断，最快时间派出了记者，并且派出了报社最精英的记

者；它第一时间打通报社的全部环节，多媒体共同报道地震；它第一时间出了号外，使用了黑报头，提出“降半旗”、“国难日”，因为南都的价值观是：“在这样的大事件中，一家有责任感的媒体不能缺席。”

南都的汶川地震报道始终以一家媒体的整体行动在进行，从前线的记者到后方的编辑，从纸媒到网络、电子媒体，从媒体经营到赈灾公益行动，所有这些都在同时、整体地运作。我们从这些整体的行动中，可以看到一家媒体所奉行的价值观，看到他的悲悯情怀，看到他的人文关怀和贯穿南都每一个员工的精神风貌。

南都的口号是，办中国最好的报纸。他在努力把自己从一份“强大的报纸”变成一份“伟大的报纸”。作为一份“伟大的报纸”，是真正能够影响和推动这个社会发展，承担起媒体的社会公器的责任的。南都正在一步步向这个方向走，而汶川地震正是他的一次奋力的表现。

我们也看到，南都报道和运作，还走在从自发到达自觉的路上，更多的是本能反应而不是制度的完善，还有很多事后回想遗憾的地方，但南都希望自己能够更好，他有反思的锐气和勇气，他有信心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这也就是我受命完成这本书的初衷。

这一本书，不是为我所供职的媒体作“自我表扬”。说实在的，是想尽一份责任。这么大的灾难，中国媒体第一次大规模的、前所未有的灾难报道，总结一下我们的得失，留住一份我们第一次的记忆，对我们的整体报道做一次回顾、梳理，对媒体在灾难报道中的责任和位置进行一些检视、探寻和思考，尤其是希望我们的媒体同行在进行灾难报道时，能够有一个简单实用的操作手册。

面对巨灾，媒体如何专业，新闻人如何专业？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大家会在下一次灾难报道中遇到的，我们的困境就是中国媒体的困境，我们的疑问和迷茫就是中国媒体人的疑问和迷茫，我们在新闻的路上走，将我们遇到的荆棘告诉大家，请后来者注意脚下；将我们的目标和理想告诉大家，以便互相激励鼓劲；将我们的心得拿出来与大家分享，新闻路上多一份扶持与温暖。

当然，从个人角度来说，也是给自己的内心一个交代。一个做了20多年记者的人的一些自我检讨和总结。

2009年5月12日 作者于北京

目 录

序言 让“人”字隐约成型 钱钢 / 1

自序 寻找中国灾难报道中的媒体方位 / 5

第一章 巨灾时代与媒体考验

第一节 灾难与灾难新闻 / 3

第二节 灾难新闻与中国媒体 / 14

第三节 媒体是灾难炼成的 / 21

第二章 灾难突发 反应与判断

第一节 南都突发新闻反应系统 / 29

第二节 南都速度 / 38

第三节 南都理念与未来考验——与南都执行总编辑庄慎之的对话 / 49

附：应急操作守则 / 58

第三章 “战时”指挥系统

第一节 指挥跟上记者的脚步 / 61

第二节 假如可以重来一次——一线总指挥得失谈 / 71

附：实战操作守则 / 79

第四章 记者在现场

第一节 灾难召唤，记者突进灾区 / 83

第二节 灾难太大，记者像困兽 / 93

附：现场操作守则 / 112

第五章 记者孤军如何奋战

第一节 现场：快速 突破 靠近 / 117

第二节 采访：别慌 倾听 观察 / 128

第三节 安全：前进的时候找好退路 / 137

第六章 新闻伦理之惑

第一节 灾难震撼记者 / 147

第二节 先发报道还是先救人？ / 155

附：心理调适守则 / 163

第七章 编辑大后方

第一节 编辑部的不眠夜 / 167

第二节 南都地震报道版面及内容分析 / 177

第三节 灾难新闻的编辑机制 / 190

附：编辑守则 / 194

第八章 更宽的域 更深的度——深度报道要义

第一节 深度灾难报道操作模式 / 197

第二节 守望与追问——媒体不能放弃的责任 / 205

第三节 所有的报道都需要讲好一个故事 / 215

附件：深度作品统计 / 221

第九章 现代多媒体运作

第一节 评论：视角与情怀 / 225

第二节 影像：留下历史 / 234

第三节 网络：无限的天空 / 239

第十章 灾难报道的后勤保障

第一节 灾难新闻竞争始于保障 / 247

第二节 通讯，第一要务 / 255

第三节 新华社汶川地震报道的保障 / 260

附件一：新华社应急报道物资清单 / 265

附件二：记者野外采访装备一览 / 266

附件三：原南方周末记者李虎军关于国际报道的总结 / 275

附：灾难报道保障守则 / 280

后记 / 282

第一章

巨灾时代与媒体考验



人间劫难。（南方都市报记者 方谦华 / 摄）

第一节

灾难与灾难新闻

2008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灾年，无论是年初的冰雪灾害还是其后汶川地震，都称得上是巨灾。

巨灾是导致严重的生命及财产损失，甚至可能威胁人类生存的事件。世界经济合作组织2003年将巨灾定义为：自然灾害发生后，受灾地区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恢复，而必须依靠区域间或国际援助的灾难。

不仅仅是中国多灾多难，事实上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高风险时代。如果我们从全球的角度来观察，就会发现自2000年以来，全球进入了一个灾难性事件的高发期。在这个高发期里，灾难都以重大性、毁灭性，影响的全球性和深远性为共同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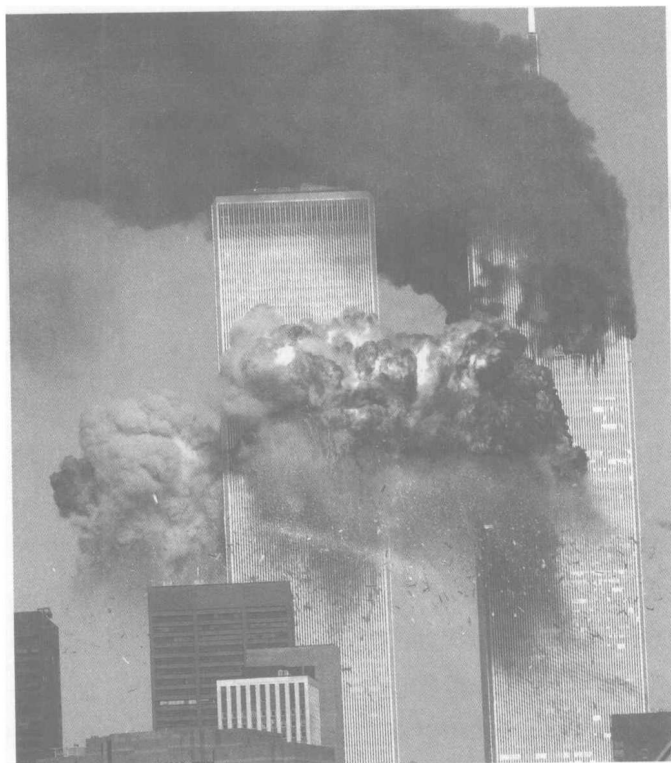
我们可以对2000年以来的灾难做一个梳理。或许时间让很多东西已经淡化，但一个粗略的排列，就非常惊人。

2000年7月25日，法国协和式客机坠毁，机上109人遇难。这次空难意味着协和客机30年安全飞行的纪录被打破，也使历史上唯一以超音速飞行的民用客机的安全性受到了彻底的质疑。灾难无处不在，先进的技术也无法完全避免灾难的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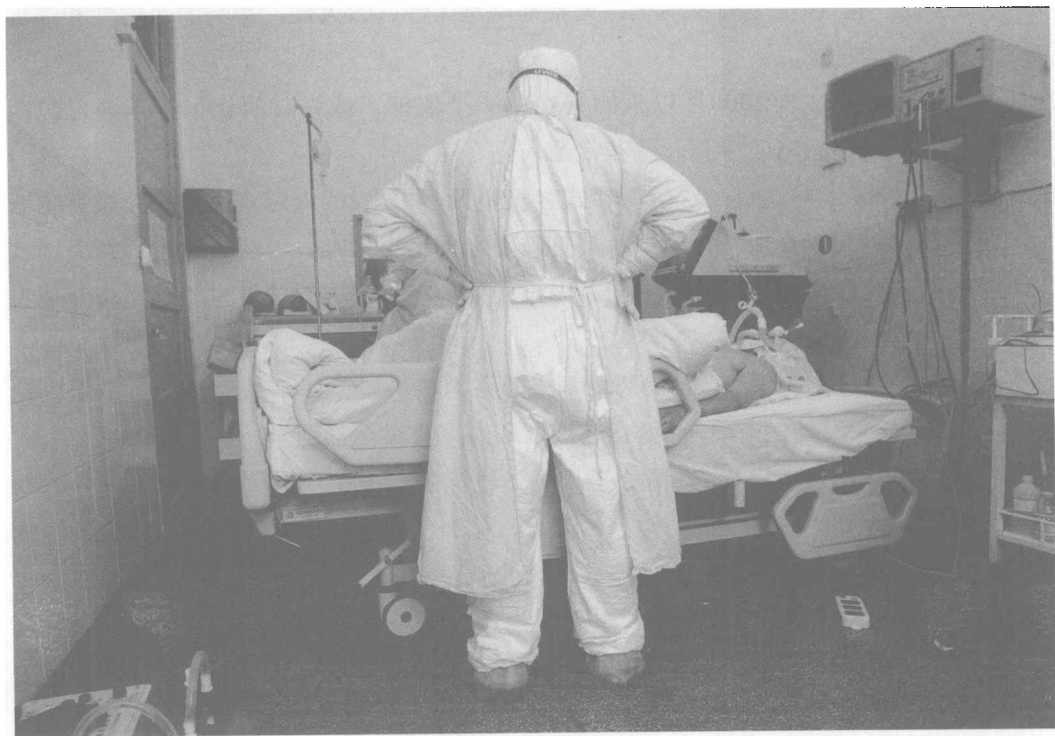
2000年8月12日，俄罗斯海军核心主力核潜艇“库尔斯克号”沉没于巴伦支108米深海处，潜艇上的118名俄罗斯海军官兵全部遇难。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飞机撞击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世贸中心的摩天大楼轰然倒塌，化为一片废墟。在两座大楼倒塌的一瞬间，2900多人丧生，曼哈顿被一片废墟所覆盖。

2002年11月，“非典”在我国内地出现病例并开始流行，2003年3月以后，疫情向全国扩散。全球因“非典”死亡人数919人，病死率近11%。中国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了美国4架民航客机，其中两架撞毁了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大厦”，一架撞毁华盛顿五角大楼的一角，另一架坠毁。这一系列袭击导致3000多人死亡，并造成数千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2001年9月11日摄 新华社发）



2003年4月30日，一名“非典”重症病人终因抢救无效不幸死亡，一位医生久久地站在他的遗体前。（贺延光 / 摄）